裡鹹瓜街
電話二三七九六
素負盛名之參燕銀耳業
德裕參燕銀耳號
專運高上參燕雪白銀耳人參再造丸
各種補品應有盡有貨價不合包退還
洋發兌揀淨銀絲官燕（便宜參先大盒連九小盒五角）

王大床
順興公司
愛多亞路廣東路
冬季大減價
大批各床空前猛跌
八折之外再打九折
酬答顧客謹贈廿六年份陰陽合璧精美日歷各貨印有樣本附郵五分即寄

臟脹專家林惠仁醫師
臟脹一病患者須早期醫治不容怠忽否則莫救本醫師對於是科夙擅專長凡經本醫師診治者無不藥到病除不破腹不放水用最新科學方法注射使其腹內之積水由大小便及汗腺全數排洩而出一星期包愈永不復發門診一元二角出診四元四角外埠出診三十元診所上海城內九畝地露香園路六十六號

百靈牌
凍瘡膏
專治凍瘡已爛未爛一塗即消保證最好初起一塗即愈如不見效分文不取倘已爛膿血淋漓一塗即見效如未爛時速購一張貼上立可退消而包愈大號每張國幣三角半小號每張二角外埠加寄力國幣一角半打以外郵費不取至多二三張收功天已大冷請患者速購試貼可免一冬受苦
經售處：北四川路中西藥房及小東門老西門外靜安寺大世界各分號四馬路老靶子路公達藥房南京路虹廟口南洋藥房經理上海法租界貝勒路西門路口均益里倪文鼎醫藥社發行

清江人會討便宜

（芳粹）

清江人、甚麼地方人都沒有他們會討便宜、對於生意銀錢上、討點便宜、那是買賣人所應該的、但是他們對於言語間、一定也要佔人上風、有時你行在大街上、可以聽見許許多多的錯雜聲、譬如飲食店的叫賣聲、他叫的是「有粥有飯、不吃有大病」、（按病與餅同音、）茶店內「先生吃茶吧」、假如有人答應不吃、他就喊道、「滾開啊」、（按開茶清江人稱爲滾開茶、）茶葉店對顧客交易的時候、定對顧客說「先生其臭如蘭」、（臭與嗅同）記者前月中經過該地、耳內聽到這種聲浪、十分刺耳、不禁深深地歎一口氣說、這是清江人的怪例、也就是中國人的本領、

蘇州新聞記者的吃

（許）（瘋俠）

其他地方我可不甚曉得、關於蘇州新聞記者的情形、倒很略知一二、現在且談談蘇州的一般新聞記者們的吃吧、蘇州的新聞記者出名的吃相（非白相人口中之吃相）難看、每次逢到各團體開人等請客、請東一至、他們便顧而大樂、以爲又有大嚼的機會、至於他們吃的時候、因爲在座的都是同道、朝夕相見、所以吃起來、便毫不客氣、狠吞虎嚥、非至杯盤狼藉、碗底朝天而不肯休止、而他們對於這種窮形極相的快吃、同道中有個切口、名之曰「開快車」、每上一菜、不消數分鐘、就保險吃得精光、大吉、又伸長着頸頸、盼望着第二隻小菜的光臨、記得今年夏天有一次新聞記者公會、召開會員大會、選舉幹事、因有記者大亨張某之請客、故全體會員出席者、十足不扣、吃的時候、因天氣太熱、備有鮮橘水、一任各記者們痛飲解渴、他們每搶到一瓶鮮橘水在手、（取鮮橘水而出之以搶、其吃相可以想見）又怕席上的菜餚被人吃光、又忙着入席、執箸大吃、以補適才搶鮮橘水離席時之不足、一場大吃、直吃得各碗中乾乾淨淨、方才歇嘴、於此可見蘇州新聞記者們的吃、是具有非常的本領、至於其他地方的新聞記者的情形、我雖不甚明瞭、但是關於吃的一層、恐怕也不讓於蘇州的新聞記者們吧、

編者曰、孟老夫子說、食色性也、可見食色二字、是關於人之本性的、所以一個人吃起來、一要搶、二要快、蘇州新聞記者的吃相、確得「搶」與「快」兩字妙訣、因此人人吃得渾身是綢、滿嘴是油、美哉、

九九消寒圖

（舜）

冬至過了、便是數九天了、諺云、「一九至九九、相喚不出手」、蓋自冬至後一日算起、九九八十一天而寒氣乃盡、前人有繪梅花一株、共八十一瓣、每日以硃塗其一瓣、至八十一日而塗遍、謂之九九消寒圖、迨清高宗時、特撰九字詩一句、每字均係九筆、空其中、每日填之、至八十一日而畢、高宗首唱云、「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嘲諸臣和之、可謂巧思綺合、蓋其時承平日久、民安國泰、故有此閒暇之時以相唱和也、和詩無紀錄者故不述、

蘇曼殊與邵元冲之友誼

（紙幌銅）（瓶室主）

邵元冲殉難於陝甘、黨國失一柱石、殊可惜也、元冲以鄧孟碩之介、識蘇曼殊於海上、歎爲奇才、曼殊落拓不羈、資用匱乏、元冲輒濟助之、曼殊亦以元冲博雅仁厚爲不可及、過從殊密也、曼殊赴扶桑島、時致元冲書、一在甲寅七月云、兩辱手示、深以爲慰、吾公行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予卽靜坐終日、心知是病非禪、海上故人、別來何似、秋風又一度矣、柴姬淑楣無倫、阿蕉已亭亭玉立、似慧思閣下也、信四封奉轉、望察收、閣下如不得志、還來就赤松子遊、是間亦不少唱眸善睞之人、可遠不如龍飛、老賽尚寓富春里否、又云、小鳳小杜麗娟、都不與我一言、豈像熱有介事耶、若便中賜摩爾登鞋四雙、外國火腿一隻、爲我代送至小花園可否、若何不挾老三來遊箱根、輕輕嫁一富人、自云不得志也、此處有適能賺一小便、五日一大便、醫者謂散里哆其斯病、勸予每日吸強片三分、他日若來、索我於枯魚之肆矣、方伯仍不見來、麗娟秦箏作麼生、何姍姍其來遲也、小鳳多福、甚慰、弘願首願首、二人友誼之篤、不難於此數札中窺見之、而其中似有蛾眉曼睩之流、呼之欲出、可知元冲濟寥否、八月初一日、一在乙卯四月云、闊別清顏、忽然已久、三月二十一日手示、省覽周詳、想同得膠、牧之體中何如、阿嵐秦徐魔諸環、都不望勸定、何也、蘇村前月生一女、可香小鳳、邵方伯妄談國事、實如牧豬奴折海花打豬、吾又何從加一辭也、吾將潘娘小影、奉遠方伯耳、老大哥之酥糖、蘇州觀前紫芝齋之糖子糖、君所知也、劫灰先生風頭甚健、晤時爲我問湘老西素吉慰警諸人近況、幸甚、吾吾手已愈多時、能登箱根山、推下山坐皮甚馬車、

長篇小說　秋千影

（程瞻廬）

第四十三回　撲朔驚雄兔　惶惚誤曉雞

有什麼好處、卻教他們看的和三國時的荊州一般、一個兒忙着借荊州、一個兒又忙着討取荊州。原來是一個男扮女裝的賊人、孤狸精平時說的、一個兒又忙着借荊州、一個兒又忙着討取荊州。原來是一個男扮女裝的賊人、孤狸精平時說的、嘴響、現在鬧出這醜事來、管教他嘴響不得」！長二姑道：「這個消息、樓上面可有旁人知曉」。黃大媽道：「除卻咱、誰都不知曉。咱爲着關係重大、特地前來稟報主母。深怕走漏了消息、先給狐狸精知曉、又要行使什麼奸計、洗刷自己的惡名、以便移禍江東」。說到這裏、又走近一步、輕輕地說道：「這狐狸精慣會移禍江東」。

麗無雙的死、誰都曉得是他的主見、相爺不過偶然說起、姓麗的婢子、太覺便宜了、多少也要懲戒他一下、狐狸精點點頭兒、不說甚麼、後來相爺便勒令麗無雙自盡、聽得無雙臨死的時候、還希望狐狸精前去救他、豈以爲是長夫妬害他、可見這死鬼臨死兀自不明。長夫人常說麗無雙是個很毒的人、據咱看來、狐狸精很過了無雙、只爲他害死了人、兀自移禍江東」。正在竊竊私議時、聽得外面有匆急的足聲、似有什麼要事前來報告。長二姑忙遣黃大媽去問訊、不多一會子、便來稟報道：「這事越鬧越大了、天香深處的謝天香上吊而死了、恰才上樓稟報的、便是天香深處的人、只爲相爺沒有起身、他在樓頭聽候長夫人怎樣辦理」。